元明時期「血書華嚴」之因緣初探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研究學系 博士生 徐郁縈

摘 要

抄寫佛經原是中國早期佛教傳播的方法之一,包含自我修持、祈福發願和積 善修德等多重目的。而「刺血書經」結合了「刺血」的誠心和「抄經」的功德累 積,已超越原有廣傳佛法的意義,成為漢傳佛教發展中特有的修行實踐。筆者首 先爬梳各朝「刺血書經」的史例,發覺唐五代到明末之間,呈現僧人血抄經本由 《法華》轉為《華嚴》之現象。不論單純手墨抄經或刺血書寫,隋唐以前傳佈甚 廣的華嚴經學,卻不若《法華經》和《金剛經》二部經典在唐五代時流行。直至 北宋淨土宗七祖省常法師血抄《華嚴經・淨行品》才首開先例。最早八十卷「血 書華嚴」是由元末善繼禪師完成。元明以降「血書華嚴」形成一種顯著風氣。「刺 血書經」的方法與步驟才逐漸明確。而什麼原因改變了僧人對經典選用,又是什 麼思想脈絡下造成此風氣呢?本文將從華嚴思想與抄經的歷史脈絡兩方面切入, 並配合僧傳史例及文獻,初步探討元明兩代「血書華嚴」現象成型之原因。

筆者以為,自元末善繼禪師血抄《八十華嚴》後,引起後世著名文人讚嘆、 僧人仿效及鼓勵。如此延續傳承而下的風氣是促使明代僧人「血書華嚴」的主因。 其次,華嚴經文中雖未特別強調抄經之功德,但華嚴世界描繪了一座圓融莊嚴的 佛國淨土,引人嚮往。僧人面對明以後的混亂時局,藉由「血書華嚴」淨心修心, 展現對華嚴理想的信仰和期待。這也是選用血抄經典在元明轉變的輔助之因。

關鍵詞:刺血書經、功德、華嚴經 Key words: Blood Writing, merit, Avatamsaka Sutra

一、前言

「刺血書經」是漢傳佛教發展以來一種特殊的修行實踐。根據《續高僧傳》的記載,南朝梁簡文帝,也就是梁武帝第三個兒子蕭綱,曾在任東宮太子時「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¹。這是目前史料所見「刺血書經」最早之例證。魏晉以來,佛典漢譯倍出。隋唐以降,因為帝王支持以及書寫工具的普及,抄寫經典已蔚為風氣。然而,經典廣若翰海,誠心抄寫之經卷勢必也有所選擇、考量。從敦煌經洞的考古發現可見,經書寫本的內容及樣式多元,數量更是驚人。敦煌遺書呈現了中古時期佛教信眾祈願積德的經典信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署名為「八二老人」的居士,他在82歲至85歲間每一年都血抄一部《金剛經》。這不但是目前保存最古的血抄經卷,亦提供了當時抄經風氣的真實樣貌。經本被傳抄的次數與方式,亦反映出該經典受信仰程度。

印刷術發明以前,手抄書是複製經典的最佳方式。「寫經」實具備古代傳遞和保存知識的重要意義。此外,讀誦或抄寫佛經也是寧心冶性的修行方法,被認為有累積功德,消弭業障之作用。而「刺血書經」屬於一種特殊模式,已完全超越了原先傳播及推廣佛法的目的,更多表現的是抄經者的誠心與意志。「刺血書經」這個課題最早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平野顕照〈刺血写経について〉是第一篇相關的專題論述。²後有多位研究經典寫本的學者參與討論。村田澪則認為「刺血書經」的原始概念,是來自於描述仙人「刺血書經」的佛教故事。因為佛教本生故事的影響,佛教信眾進而開始仿效,從事血抄經。³然而,經典信仰與抄寫經典的實踐上似乎存在落差。而這樣的落差,必須回顧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來觀察。

筆者進一步彙整了史料與僧傳,發覺唐五代之際的「刺血書經」史例,呈現了僧人主抄《法華經》而俗人多寫《金剛經》之現象 (參見附錄表格一)。本文關注的「血書華嚴」一行在唐五代以前尚未出現。《大方廣佛華嚴經》之集成,多數學者認為非一人一時之作。其中單行品的翻譯和流通可推至東漢時期。五世紀由佛陀拔陀羅(?-429)彙總而成的《六十華嚴》則開展出經典延續的新契機。到了隋唐,關中地區是華嚴思想的討論重地。4此時宗師輩出,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等五祖是引領思辯的核心人物。其中澄觀於八世紀末完成《華嚴經疏》,甚至親為唐德宗講經,受封「清涼國師」之稱號。整體而言,論述經典義理的這股風氣穩固了華嚴宗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但在史料及考古結果均顯示,十世紀以前沒有刺血寫華嚴經本的具體實踐。於是,綜合以上論述可見,隋唐以前就傳

¹ 《續高僧傳》,T50, no.2060, p. 0548b28。

² 平野顯照, 〈刺血写経について〉, 頁 186-195。

³村田澪、〈血經的淵源與意義〉,頁 56-63。

⁴ 曹振明,《隋唐關中華嚴思想研究》,頁3。

佈甚廣的華嚴經學,刺血選抄經本的方面卻不若《法華經》和《金剛經》二部經 典在唐五代時普遍。

究竟「血書華嚴」是何時開始的呢?根據僧傳之記載,北宋時期淨土宗七祖 省常法師 (959-1020) 血抄《華嚴經·淨行品》首開先例。省常以〈淨行品〉為「成 聖之宗要」5,不僅刺指血抄經,更「每書一字。三拜三圍繞。三稱佛名」6,並在 西湖成立「淨行社」,創造了華嚴與淨土信仰合為一的形態。此舉在江南一帶引起 了僧俗結社之風氣,後來更有宋代士人集結墨書《華嚴》。然而,兩宋之際「血書 華嚴」也就僅此一品一例,多位僧人還是主寫法華蓮典,有的兼修念佛淨土 (參 見附錄表格二)。

到了元明時期,血抄佛經就有了經典上的轉變。縱觀《補續高僧傳》之僧例, 除釋永隆(1360-1392)「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⁷、釋洪蓮(1366-1456) 「刺 十指血書。寫五大部經」8外,明代一覺、德然、祖淵、方念、福登諸法師均刺血 專寫《華嚴》。加上其他方志、碑銘等僧傳資料之補充,我們還可見晚明多位高 僧或亦投入刺血寫《華嚴經》的實踐,並提倡寫經和念佛並行。總括元明兩代, 共有十位「血書華嚴」的佛僧(參見附錄表格三)。與前朝相比,僧人血抄經本 的選擇已發生了改變。這同時也說明《華嚴經》在元明時期抄經實踐方面產生一 定程度的信仰影響。

自宋以後印刷技術發達,抄經已非絕對必要的傳法手段,卻沒有因而式微, 反成一種自我修持的主要方式。「刺血書經」更結合「刺血」的誠心與苦行,以求 「抄經」之後的功德累積。整體而言,目前史料所見的「刺血書經」史例不超過 五十人,但大致可看出抄選佛典的脈絡變化,「刺血書經」的步驟過程在經驗傳承 下逐漸明確。從唐五代到明末,僧人的血抄經本由《法華經》轉為《華嚴經》是 最為明顯的一個改變。這個現象促使筆者進一步的思索:為什麼會發生轉變?既 然華嚴思想流佈甚早,為什麼到了元明以降,《華嚴經》才變成多數僧人刺血抄 寫的主要經典?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促成轉變的成因。以下章節除結論外,將分別從 華嚴經中思想與抄經的歷史脈絡兩方面切入,配合僧傳史例及文獻,試圖探討元 明兩代「血書華嚴」現象成型之原因,以說明當時抄經實踐的風氣,作為佛教文 化史的另種補充。

^{5 《}華嚴感應緣起傳》, X58, no.1533, p.0643a12。

^{6 《}華嚴經持驗記》, X77, no.1534, p0653c17。

^{7 《}續補高僧傳》, X77, no.1524, p.0507c04。

⁸ 《續補高僧傳》,X77, no.1524, p.0397a12。

二、華嚴思想中的「書經」作用

《大方廣佛華嚴經》受尊為「經中之王」,其寬廣圓融的思想觀念引人入勝。全經描繪了大乘菩薩修行的循序階位,也揭示了對種種修行法的功能作用。歷代版本翻譯集結之考證一直是當代華嚴學研究的重點。敦煌殘卷發現後亦提供了不同語言及經本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紀以來,華嚴哲學之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法界觀」、「緣起思想」等議題廣受討論。本節則從修行方法入手,首要探討華嚴思想中抄經之意涵和作用。

抄經、誦讀是傳播佛法的基本方式。不但令自身專注一心,也通過聲音或文字傳遞正面能量,讓接受者感到法喜。就意義上說,抄經就是護持佛法。《六十華嚴·賢首菩薩品》云:「聽法講說及書寫,於正法中常愛樂,佛法欲滅能護持,令求法者意充滿,精勤修習佛正法,因是得成樂法光。」9。而在《八十華嚴·十迴向品》則言:「願一切眾生常以寶繒書寫正法,護持諸佛菩薩法藏」10。以上兩處都明確提到「護持」目的。此外,〈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中進一步說明護法成就可修種種心:

若有人能書寫佛經,為護法故,以無量億僮僕淨人給其使,令此諸給使,皆悉聰達,明了點慧,柔軟調伏,常勤精進,未曾懈怠,成正直心、饒益心、安樂心、慈心、離怨敵心,此諸僮僕以如是心奉給於彼菩薩摩訶薩,隨彼受者方俗所宜,才能技術,以此僮僕而施與之,悉是菩薩淨業所起,能令僮僕悅可彼意。11

由此可見,經中對書寫佛典的肯定態度,並不特別指稱哪部經典,而泛指對一切 佛說正法的恭敬護持。唐代般若所譯《四十華嚴》是為〈菩賢行願品〉之完整版, 全名〈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其中形容《華嚴》智慧如海無盡廣大:

我從彼佛得聞於此普眼法門,受持讀誦,憶念思惟。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 須彌聚筆,書此無盡廣大海藏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 一義,一義中一句,乃至少分,尚不可得,何況盡能具足書寫?¹²

如此無邊佛法豈是凡子能書寫完備的呢?經中後續表示,眾生行願首要為「信」,

^{9 《}大方廣佛華嚴經》, T09, no.0278, p. 0437b06-b08。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79, p. 0142c19。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 T09, no.0278, p. 0514b07-b14。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93, p.0682a09-a13。

不要懷疑,之後「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 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¹³只要盡力理解、持誦、 書寫到宣傳,都會產生成效。抄寫完經中全部無量智慧,雖屬不易。但若以信心 助持,不僅可獲福報,也能去除惡業:

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 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得銷 除。¹⁴

因此,三種漢譯華嚴所透露出「書經」概念是一種對佛法的護持行為,而持經者 受益無窮。經中未強調任何書寫模式,但只要俱備「信心」受持讀誦,書寫數句即 有效果。至於對「刺血書經」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僅《四十華嚴》之最後一卷提及:

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 布施; 剝皮為紙, 折骨為筆, 刺血為墨, 書寫經典, 積如須彌, 為重法故, 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 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 眾會。15

這裡寫到佛陀得道前的種種努力修行。而此處「剝皮為紙,折骨為筆」之句,應來 源於《腎愚經》。在另兩部漢譯本中都沒有類似敘述。《腎愚經》專收佛教因緣故 事,由北魏沙門慧覺等八位僧侶所譯。該典故描述鬱多羅僧為了向婆羅門求法, 寧願「剝皮作紙,析骨為筆,血用和墨」16。筆者以為「剝皮」、「折骨」等都是一 種故事誇飾的筆法,而非修行的必要手段。真正要表達的是一種全心投入經典學 習的誠意與專注。主要借《賢愚經》之原句來形容修行不易。美國學者John Kieschnick曾從文化與歷史等層面分析了「刺血書經」動機問題,認為《華嚴》的 引用影響頗大。¹⁷然而,筆者以為《華嚴》內容並不特別強調抄寫,而是將重點放 在「信心」,盡力則福報可成。加上引用典故由來已久,非《華嚴》首創,且唐宋 僧人多半刺血選抄《法華》而非《華嚴》。因此,後起僧人「刺血書經」之表現 可能更多是對前輩僧人修行精神的仿效,又或是當時抄寫經典風氣使然。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0293, p. 0846c25-c26。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73, p. 0846b23-b24。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73, p.0845c07-c12。

^{16 《}賢愚經》,T04, no.0202, p.0351b21-b22。

¹⁷ John Kieschnick, "Blood Writing in Chinese Buddhism," pp. 177-194.

三、「刺血書經」的發展及風氣

據學者魏道儒的考證,唐代蘇杭一帶,講《華嚴》的僧者眾,信奉《華嚴》 而組織誦讀的經社盛行。¹⁸北宋僧俗結社的風氣又更為蓬勃,尤其受到淨土七祖省 常法師(959-1020)的影響。根據《華嚴感應緣起傳》之記載:

慕廬山之風。結社西湖。以華嚴淨行品乃成聖之宗要。刺血書之。易蓮社為淨行。預會者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旦為之首。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 19

省常獨自完成《華嚴經·淨行品》之血抄本完成後,多位翰林受此感召,如蘇易簡(958-996)為此作序記道:

依古佛之行,精進圓滿,諸戒具足,立大誓願而作,是念刺指取血,以血和墨,寫模法式,書華嚴淨行一品,一字三作禮,一禮一圍繞,一圍繞一念佛名號,然後始刻之方板畢一千本,以一本施一人。²⁰

由此可見,省常法師獨抄此品,接著印行千冊,不僅意義重大,更含遠大的「誓願」意味。血書而為,尤見其心願之真切。這是兩宋時期開始也是唯一「血書華嚴」之例。〈淨行品〉主要記錄著大乘菩薩為眾生修行的一百四十一個願。經文內容重敘事,少神異,著重言行貫徹,非常符合儒家思想。²¹十世紀末,省常法師刊行一千份〈淨行品〉的舉動在士大夫間造成不小的影響。甚至不久之後,出現了僧俗合寫《華嚴》的壯舉。就《圓宗文類》收錄王欽臣(1034-1101)所著〈大宋諸朝賢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序〉的紀載:

自真籍東至始於晉朝,非文無以見法,非譯無以示眾。秘語再翻,群心知悟, 是以歷世寶其書焉。大宋之興,四聖丕承法輪世轉,守妙道於不言之教,範 蒼生於無名之德,俗仰大覺而此書益興人能廣道,是之謂也。至和二年,歲 次鶉火,閩中沙門文用誠心浚發,思建勝業,以為道俗雖分,心同則一至。 理苟會契合不差,將使貴勝同風,益堅外護,翰林學士天水公,夙悟真乘, 領會宏趣,乃與共請公卿朝士等六十三人共書此經一部。事業未半,用公化

¹⁸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頁 186。

^{19《}華嚴感應緣起傳》,X58, no.1533, p.0643a12。

²⁰《圓宗文類》,X58,no.1015, p.0562c17659。

²¹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頁 303。

去,有錢塘沙門志廣,贊成其志,歷八稔乃終,藏之于東京興國寺閣。22

內容表示在至和二年(1055),六十三位士人在福建文用與錢塘志廣兩位僧人的號 召下合寫《華嚴》。前後花費八年寒暑而成,足見當時集體寫經的輝煌氣勢和意 念。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刺血寫經」的實踐就沒有後起僧俗的仿效嗎?筆者留 意到,在宋徽宗曾下達禁令:「大觀四年(1110年)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 臂、 刺血、 斷指。 | 23也就是說在大宋僧俗合寫《華嚴》的五十年後,禁止 了跟佛教極端修行有關的種種方式。這條禁令雖未能反映「刺血寫經」的實際情 況,但卻揭示了在禁令以前,「然頂、煉臂、刺血、斷指」是一定程度地在民 間信仰活動中出現的。再者,以上所提極端修行的實踐在宋史列傳當中的確可見 端倪。著名孝子朱壽昌(1014-1083)曾「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 經 , 力 所 可 致 , 無 不 為 者 」 24 ,是 「二十四孝」 廣為流傳的故事 。 當時與朱 壽 昌交好的大文豪蘇軾(1037-1101)曾作有〈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 之五十年〉詩一首。加上王安石和司馬光等知名文人都曾寫詩讚詠其行。因此, 筆者推測,從省常法師刺血寫〈淨行品〉以後,經過俗人朱壽昌之例,到宋徽宗 大觀四年禁止刺血,整個一百多年間,「刺血寫經」的實踐風氣是確實存在著。 遺憾的是,選抄經典及過程原因並未可知。而在大觀禁令之後,宋代就無俗人 刺血抄經之史料記載。僅於南宋時期偶見宗曉、元肇、沖益等僧為之。

根據僧傳所記,血抄《華嚴》之僧者多集中在元明以後。目前多部經典尚留 存在中國寺院中。25存於蘇州半塘寺的善繼血經是最古且完整的「血書華嚴」。元 末善繼禪師(1286-1357) 耗時一年七個月的時間,完成70萬字《八十華嚴》。26全 經以每面 5 行,每行 17 個字呈現,每個字都是 17 毫米端正楷書寫而成。明初大 儒宋濂(1310-1381) 深究佛法,多與僧友好。在閱過此經後,深受鳳動,曾寫經 贊一篇並兼敘刺血寫經之過程:

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 足以稱此殊利。惟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 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眾生甚愛,

²² 《圓宗文類》, X58, no.1015, p. 0560a03480。

²³ 脫脫,《宋史·本紀卷二》,頁 383。

²⁴ 脫脫, 《宋史·列傳卷 215 孝義》, 頁 213。

²⁵ 根據學者皮朝綱之彙整,目前江蘇蘇州西園戒幢律寺.藏有元代善繼以舌血書寫的《華嚴經》一 部,曆時20餘年寫成。安徽九華山歷史博物館藏有明代無瑕禪師刺血研磨銀砂,歷經28年才抄寫成 的《華嚴經》。在北京雲居寺有明崇禎(西元1628年)時期的僧人祖慧7卷舌而《華嚴經》。江西廬 山博物館收藏海會寺普超和尚用血抄寫的《華嚴經》,他歷時15載,因出血太多,圓寂時年僅45 歲。廣東省潮州開元寺則珍藏智誠法師血書《華嚴經》。全為元明以後的血書華嚴。

²⁶ 賈杏年、〈刺血為墨的經書〉,頁 46。

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而 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 真純,蘸以霜毫,志心善寫。滿八十卷,尊過半塘壽聖教寺。²⁷

其贊表明「血」為一身之珍貴,更顯「刺血書經」一行殊勝。層層步驟都是發心誠意。《八十華嚴》全文七十萬言,書寫完備更須毅力。元末善繼血抄經本之事跡對明初文人與僧眾造成不小的影響。加上有宋濂等知名文士的讚揚,明洪武以後,僧人一覺、德然、祖淵、方念、福登諸法師均實踐此法,「血書華嚴」之風氣儼然開展。前輩僧者的修行經驗、傳說往往帶給後來僧者啟發。紫柏真可在〈跋照公墨書華嚴楞嚴〉中提及洪武年間永隆法師之刺血又捨身取義的神異事跡: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高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帝怒。坐及三千僧,皆邊遠充軍。隆公特往京師。願焚身贖眾僧之罪。帝允之,敕有司設道場嚴侍衛。公躍然登之,身將半燼,烈焰中猶手書風調雨順四字。囑內使曰。俟天旱焚之,後果亢旱。帝焚之,即沛然大足。帝曰:此永隆雨也。²⁸

紫柏真可引用該典故,烘托僧人明照手抄華嚴之精神,表明「照上人書經時,能猛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熾薰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人當勉之。」²⁹由此更可見,明代「血書華嚴」的傳承意涵,在僧人之間彼此亦鼓勵完成抄寫。

「刺血書經」之實踐,受到明末憨山德清與紫柏真可兩大高僧之推崇。據《憨山老人夢遊集》之收錄篇章可知,德清曾血書《梵網》、《金剛》、《華嚴》等經。他以為「刺血書寫金剛般若,以報其親。如引細流而歸於海,可謂善於返本而報本者也。世之言大孝者,能有過於此者乎。」30此舉代表報答親恩的一種孝行。德清又刺舌根血寫梵網戒發重願,記下「特書此以證子之願。仍願此經。至盡未來際。」31之句,再度展現以血書明願的意志。紫柏真可在〈血書金剛經贊〉表示:「墨書不若銀,銀書不若金,金書不若血,娑婆震旦國」32顯示當時佛僧認為血書抄經的效力更勝金銀。由於《八十華嚴》的經卷及字數量大,刺血完成更顯不易。

學者魏道儒認為,明代中葉僧眾注重抄寫經書來累積功德,反而忽視經中義理的思考,華嚴學其實沉寂。尤見明宣宗在位期間,士大夫與僧人看重《華嚴》、

²⁷ 宋濂,〈血書華嚴經讚有序〉,第589頁。

^{28《}紫柏尊者全別集》, X73, no.1453, p.0406a11-a18。

^{29《}紫柏尊者全別集》, X73, no.1453, p. 0406b04-b05。

^{30 《}憨山老人夢遊集》, X73, no.1456, p.0682a17。

^{31《}憨山老人夢遊集》, X73, no.1456, p0682a17。

^{32《}紫柏尊者全集》, X73, no.1452, p.0300c17。

《般若》等經,但多出於作功德的目的而寫經。33此說指出當時抄經盛行,但思想 層面卻停滯的反差。然而,從明代社會的發展來看,筆者以為,面對朝代更迭, 政治環境衰敗,人心問題叢生的背景下,有志僧人轉為專注修持,念佛誦讀,甚 而刺血寫經以明心,實在情有可原。此舉恰好反映了對華嚴思想的信仰與期望。 華嚴世界的莊嚴美好,圓融無礙,提供了廣大包容的場域,構成佛國淨土的不滅 存在。《華嚴經·華藏世界品》中,普賢菩薩重宣其義:「世尊往昔於諸有,微塵 佛所修淨業。故獲種種寶光明,華藏莊嚴世界海。廣大悲雲遍一切,捨身無量等 剎塵。以昔劫海修行力,今此世界無諸垢。」³⁴強調了捨身修行後所達到的純淨境 界。如憨山德清在〈題瑞之麟禪人刺血書華嚴經後〉所言:「若因書而後明見。則 現前日用。妙境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³⁵華 嚴妙境自然顯現。

總合以上,「刺血寫經」自唐以後有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脈絡。而過程中,因抄 經活動與信仰風氣的影響,選抄之經典有了明顯的改變。「血書華嚴」目前從史料 最早可追溯到北宋省常的刺血寫〈淨行品〉。元末善繼禪師血抄《八十華嚴》則是 第一份完整版。這些具體實踐受到當時文士的讚揚,尤其明洪武以降,僧人「血 書華嚴」之例大增。而且,刺血部位的描述、步驟、過程之記載愈發詳盡。因而 奠基了「血書華嚴」形成之現象。

四、結語

「刺血書經」一行在原始佛經中並未載明其過程方法,也不是修行的必要手 段。多半是僧人或文人居士的發願行為。民國學者胡適曾經批評「刺血書經」是 一種「近乎瘋狂的求福心理」,也代表「宗教末路」的體現。36然而,自梁武帝時 期開始,延續到民國,此間不少佛教高僧接踵投入「刺血書經」的修行實踐中。 由此可看出「刺血書經」之實踐對於修行風氣之影響力。

本研究自華嚴思想與抄經的歷史脈絡這兩條進路,分析元明時期「血書華嚴」 開始盛行的原因。從華嚴思想來看,「書經」的佛典選擇並無限制性,抄經就是護 持佛法。只要深具信心,持誦到抄寫的數量多寡並非重點,盡力而為則可水到渠 成,福慧雙至。另一方面也突顯了華嚴智慧海的深廣,任何人只要有心接觸,書 寫或誦讀一小部分就能獲益良多。自然不拘抄誦方法、方式、時間、地點或次數, 更不強調「刺血書經」。這或許也能說明,隋唐以前華嚴經學流傳甚廣,但刺血選 抄經本的方面卻不若《法華經》和《金剛經》二部經典的現象。

³³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第277頁。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 T10, no.0279, p.0039b12-b15。

^{35 《}憨山老人夢遊集》,X73, no.1456, p.0068c10-c12。

³⁶ 胡適,〈廬山遊記〉,第122頁。

筆者以為,自元末善繼禪師血抄《八十華嚴》後,後世著名文人目睹血經所記之讚嘆文,加上僧人之間鼓勵抄經,營造了當時一種抄寫《華嚴》之風氣。對於前輩僧人實踐精神的效仿,形成元明以來僧人多「血書華嚴」的主因。其次,華嚴經文中雖未特別強調抄經之功德,但華嚴世界描繪了一座圓融莊嚴的佛國淨土,引人嚮往。僧人面對明中葉後的混亂時局下,藉由「血書華嚴」淨心修心,展現對華嚴理想的信仰和期待。這也是筆者認為,元明時期僧人血抄經典的選用發生轉變的輔助之因。

表一 唐五代「刺血書經」史例

朝代	人物	事跡內容	抄寫經典	出處
唐	1.釋僧徹(575-651)	姓靳,蒲州孤介山陷泉寺僧 人,唐永徽二年正月卒,春秋 七十有七。	無紀載	續高僧傳
		住蒲州孤介山陷泉寺。發願以 身血寫經。埋孤介山陽。	法華經	法華經傳記
唐	2.釋海順(589-518)	曾刺血灑塵供養舍利。兼以血 和墨書七佛戒經。剋己研心類 皆如此。	七佛戒經	續高僧傳
唐	3.釋義褒 (619-664)	刺心血而書十部。	不明	續高僧傳
唐	4.釋文綱 (636-727)	刺血書經向六百卷。	不明	宋高僧傳
唐	5.元德秀 (659-754)	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 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	畫佛像,經 典不明	舊唐書列傳 第 140
唐	6.司馬喬卿 (唐高宗時	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	金剛經	法苑珠林卷 第十八感應 緣
	人,生卒年不 詳)	唐永徽中官揚州戶曹。遭母 喪。毀瘠刺胸前血寫金剛經一 卷。	同上	居士傳
唐	7.釋楚金 (698-759)	又刺血寫金法華經一部、菩薩 戒一卷、觀普賢經一卷。又寫 法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	法華經、菩 薩戒、觀普 賢經	宋高僧傳

		部,以鎮寶塔。		
			同上	/# プロケケクコ
		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九	円上.	佛祖統紀
		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		
	0 兼穴白穴耳	部。	7111	李古寺77年
唐	8.肅宗皇后張	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	不明	舊唐書列傳
	氏 (?-762)	寫佛經。		第112
唐	9.韋綬	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	不明	舊唐書
	(734-822)	喪父,刺血寫佛經。		
唐	10.釋定蘭	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於	不明	宋高僧傳
/[(753-852)	拔耳剜目餧飼鷙鳥猛獸。		
		忍刺血寫諸經。大中七年李公	不明	宋高僧傳
		慮其枯悴。躬往敦論曰。師何		
唐	11.釋增忍	獨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		
店	(813-871)	生性任持教法/初忍刺血寫		
		經。總二百八十三卷/齎血書經		
		二卷瑞華椀一枚詣闕奏呈。		
	12.薛懷義	梅美%原1 京市,及民力民	佛像	舊唐書列傳
唐	(生卒年不	懷義後厭入宮中,多居白馬		第 133
	詳)	寺,刺血畫大像 		
		ᄁᆂᄔᄼᄝᄼᄌᄱᅝᇚᅕᄼᅏᄁᅝᇚᅕᄼ	金剛經、般	法苑珠林卷
	13.李虔觀	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	若心經、隨	第十八感應
		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 	願往生經	緣
唐	(生卒年不	遭父喪。刺血寫金剛般若心	同上	居士傳
	詳)	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異香		
		 發於院。鬱然連日。香及其鄰。		
	a shake the from	廬州人。三世同居, 喪親廬墓,	不明	新唐書列傳
	14.萬敬儒	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	. , ,	第 120 孝友
唐	(生卒年不	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郷廣孝		
	詳)	聚。唐宣宗大中時,表其家。		
唐		天祐三年丙寅(906年)二月三	金剛經	敦煌遺書
	15.八二老人 (疑為張球,	日八十三老人刺左手中指出血		
		以香墨寫此金經流傅信心人一		
	生卒年不詳)	無所願本性實空無有願樂		
後梁	 16.釋鴻楚	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	法華經	宋高僧傳
以小	・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リー・	小山山 八十十二 口 上 / 小加		. 1 .1-3 14 13

	(858-932)	人謂為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	17.釋貞辯	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	繪觀音像,	宋高僧傳
	(852-922)	血畫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	經典不明	
後晉	18.釋道舟(864-941)	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	觀音像	宋高僧傳

附表二 兩宋「刺血書經」史例

朝代	人物	事跡內容	抄寫經典	出處
北宋	1.釋慧誠(941-1007)	祖南居南嶽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	阿彌陀經、 金剛經、法 華經	佛祖統紀
		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 血而書之。	華嚴淨行品	佛祖統紀
北宋	2.釋省常(959-1020)	以華嚴淨行品。乃成聖之宗 要。自刺指血。和墨書之。每 書一字。三拜三圍繞。三稱佛 名。	同上	華嚴經持驗記
北宋	3.釋思炤 (或思照) (?-1119)	幼聽法華經。有契入。刺血書 之。專修念佛三昧。 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	法華經 同上	補續高僧傳卷第三義解篇 佛祖統紀
北宋	4.釋道光 (生卒年不 詳)	是香夕燈。以禪誦為佛事。出 血和墨。書寫一切經。其衡斜 點畫。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 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	不明	補續高僧傳卷第 21 讀誦篇
北宋	5.顧忻 (生卒年不 詳)	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 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 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 縫衽。	不明	宋史列傳第 215 孝義
北宋	6.朱壽昌 (1014-1083)	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 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 為者。	不明	宋史列傳第 215 孝義
	(1014-1003)	念母行四方。求之飲食罕禦酒 肉。每於佛前灼臂燒頂刺血寫	不明	居士傳

		經。冀遂其志。		
遼	7.遼道宗 (1032-1101)	授師(定演)遼道宗刺血金書 戒本。	菩薩戒本	續高僧傳卷 第四解義篇
南宋	8.釋宗曉 (1151-1214)	又集儒釋孝紀明良崇釋志明教編。箋 註要旨血書法華墨書華嚴寶積 般若涅槃諸經。	法華經	佛祖統紀第 十八卷
南宋	9釋元肇 (1189-?)	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 部	法華經和律 經諸本	佛祖統紀
南宋	10.釋沖益 (生卒年不 詳)	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 華。刻西方三聖像。	淨土七經	佛祖統紀

附表三:元明兩代「刺血書經」史例

朝代	人物	事跡內容	抄寫經 典	出處
元	1.釋法聞 (1260-1317)	灼肌然指。庸表克誠。又刺血書 經。隱臺山。	不明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七明 律篇
元	2.水盛禪師(1275-1347)	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 金剛經。	金剛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習
元	3.善繼禪師 (1286-1357)	嘗刺血書華嚴經於姑蘇半塘寺。	華嚴經	永明道跡
明	4.釋一覺 (洪武年間人, 生卒年不詳)	祝髮精修。嘗刺血書雜華經八十 一卷。善吟詠。	華嚴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五習 禪篇
明	5.釋德然(?-1388)	甞劙指血。命高行僧道謙。書華 嚴經八十一卷。/ 奉藏血書法 寶。	華嚴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雜科篇
明	6.釋永隆 (1360-1392)	師乃感天神之言。遂鳴眾檀。即 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 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 光。人罔不駭異敬信。	華 嚴 經、法華 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遺身篇

明	7.釋洪蓮(1366-1456)	刺十指血書。寫五大部經。	不明	補續高僧傳卷第五義解篇
明	8.釋祖淵	刺血書雜華經。	華嚴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八護法篇
71	(1389-1449)	篤志求道忘寢食者五年遍禮叢林壬寅還天界刺血書經	不明	天童寺志
明	9.釋方念 (1552-1594)	喫水齋。刺血書華嚴經。斷三日 食。或斷七日。岩間枯坐。六時 課誦。行大悲呪穢跡呪。日各千 遍。跽閱雜華。放施食。喫麩糠 吞菜。閉關禁足。凡一切苦行。 人所頞蹙者。師甘之如飴	華嚴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五義解篇
明	10.釋福登 (1540-1612)	日刺舌血。書華嚴經。經完起無 遮大會。結文殊萬聖緣於塔院 寺。	華嚴經	補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興福篇
明	11.妙峰真覺 (1537-1589)	師每夜經行於五頂,閱三年 予恆思無以報二親者乃發 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結法 緣,以報劬勞師。亦刺舌血 硃書一部,乃同棲龍門,經 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結文 殊。	華嚴經	寶華山志
明	12.憨山德清 (1546-1623)	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 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 明。	華嚴經	憨山大師塔 銘
明	13.吳君平 (萬歷年間 人,生卒年不 詳)	少孤。長而業儒。館於靈隱寺。每念父母。涕泣如初喪。有僧謂言。欲報親恩。莫如寫佛經。君平然之。食淡四十九日。刺胸前血寫金剛經一卷。既畢。僧俗聚觀。驗創痕。凡十有一。皆合掌歎曰。稀有事也。但補闕真言未	金剛經	居士傳

		寫。奈何。君平復刺胸出血補 之。其夜夢父母立雲中謂曰。賴 爾寫經功德。我二人已得生淨土 矣。佛憫爾誠。		
明	14.麟禪人 (生卒年不詳)	今麟禪人。用滴血書此經。是明 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 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 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 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 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間 耶。	華嚴經	《憨山老人 夢遊集》題 瑞之麟禪人 刺血書華嚴 經後
明	15.三峰法藏 (1573-1675)	常熟三峰比丘。刺血書寫此經。 豈特見家書而思歸者邪。良以幻 化空身即法身。此經已有如來全 身。今以血書。如世之真子辨嫡 父。血滴枯骨。必見滲入。	法華經	《憨山老人 夢遊集》題 三峰禪人血 書法華經
明	16.恒明美律師 (?-1667)	法師陞座講華嚴疏鈔衆聞之,皆有省悟功歸於師,而師謙讓未遑也,師以一人飯六千,衆皆果腹無去意,師刺血冩華嚴經,飯而不菜,衆稱曰白齋。	華嚴經	勅建弘慈廣 濟寺新志

參考文獻

1、原典文獻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紫柏尊者全集》, X73, no.1452,

《紫柏尊者全別集》, X73, no.1453

《補續高僧傳》。X77, no.1524。

《華嚴感應緣起傳》。X58, no.1533。

《華嚴經持驗記》。X77, no.1534。

《圓宗文類》, X58,no.1015,

《賢愚經》。T04, no.202。

《憨山老人夢遊集》。X73, no.1456。

《續高僧傳》。T50, no.2060。

2、中日文專書、論文

平野顯照(1977)。〈刺血写経について〉。《書論》10,頁 186-195。 村田澪(2012)。〈血經的淵源以及意義〉。《佛學研究》,頁 56-63。 曹振明(2012)。《隋唐關中華嚴思想研究》。西安:西北大學碩士論文。 魏道儒(1998),《中國華嚴宗通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3、西文之專書、論文

Kieschnick, John. 2000. "Blood Writing in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23, No.2, pp. 177-194.